



官板

仕學規範

十至十九

二

1237  
2





仁  
1237  
卷 2

仕學規範卷第十

行已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間正月一日。因弟

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穎昌見韓持

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

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楮一

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

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

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

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見範卷十





祁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尹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賭當更無計校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已上出程氏外書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待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公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虚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



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

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渠上出橫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

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

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

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

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出范忠宣公言行錄曹彬為樞密使，河北每季支散銀鞋錢。一日密吏忘誤過期，因彬

檢舉，連支兩季。酒坊副使弭德超奉使河朔，還奏其事，言軍情

大歸於彬。太皇赫怒，即日罷樞密使，以鎮海節度使歸本

鎮。彬不之辨，陛辭赴青州，乃以德超為諸衛將軍檢校司徒，充

樞密副使。既而小人乘君子之器，不克負荷，舉措乖當。時出醜

言，上瀆朝政，下侵同列，自以為有社稷大功，朝廷酬之未當。

太皇聞之大怒，削籍隸登州沙門島。召彬自青州復拜樞密使，

對揚之曰：但再拜謝恩，亦不言及前事。歲餘，德超卒於流所。

上始命錄一子官，彬乃進言，乞盡錄用其四子，皆授西頭供奉

官。德音諭彬曰：乃此成卿美名耳。

杜淳明州定海人，九歲舉神童，不得召，退歸杜門不出，以讀書自

適。早孤，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至服除，資產盡以遺其季。滋一毫

不取，不婚娶。日以經傳為樂。郡太守聞其名，往詣之，避不與見。

學者親之，惟談仁義。言終不及世務。鄉閭忿爭，疑者就取決之。

勸人必以孝悌為先。至和間卒于家。並出王氏談淵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



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初果大拜。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為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為其婦翁孫莘老言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欲，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

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已上出孫氏談圃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鞀，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伯夷之清。人謂之汙。不怍矣。

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弊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

入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已上出凍水迂書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旣歸三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

不敢妄語。先生曰。且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故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學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第。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也。兩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朴。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爲高宗。蓋當時羣臣。凡心中所言者。即徑言之。不以其言爲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先生又曰。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



一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況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常宜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若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即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

出元城語錄

劉公曰先人往任西京監牧使懲前政門賓之弊更不延士人於門下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且以其樂於教育故白公遣某從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忻然告之無勸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某請問其目公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及臻其道一也復問所以致力公喜曰此問甚善

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韓瓘乞言公提獎數四而曰唯在力行而已董生不云乎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二者不在乎他不在乎加意而已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故以行爲貴

並出元城譚錄

仕學規範卷第十



公曰。有盛待制者名濤。嘗有一語可取。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當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其人雖無狀。當日開此一談。却有可取。某每為人言之。

仕學規範卷第十一

行記

劉公曰。某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胡理沈吟良久曰。誠之一字。處禍處福。無非安樂。公曰。此便是安樂法也。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是無窮。某以此杜門不與時事。極快活。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某不得定也。定也。定也。



公又曰。學者直是先理會取根本始得。其他末節都閑。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根本。後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卧。無處不畏。中立以謂如何。胡瑄曰。楊先生常愛說一箇仁字。其道甚大。公曰。大都根本只是箇誠仁在其中矣。譬如造酒。須下得脚是始得。脚是方論美惡。下脚不是。終不成酒。人若不知根本。雖勤無補。性明。試以老夫鄙言思之。須得箇道理去。子試思之。有無窮之味。某從學温公時。亦只得這箇言語。這便是精要處也。已上出南都道護錄

真廟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

上前。王文正公袖歸。因諭同

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冀公曰。此亦無害。欽若退而陰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

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馬知卿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而撫諭之。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

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

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按罪。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人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推步。當生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罪。上曰。此皆已發露。公曰。豈可臣自有之。而幸於未發。惟罪眾人也。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乞行根治。欲因而擠人。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尋焚去矣。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公之弟兵部因持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韓魏公曰君子當先處己至於義足然後委之以命可以無悔人能平得有己之心則為賢人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行事大為難事常令著意於此勿以為易也

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  
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吾閱人多矣久而不變是為難

寡慾則事簡識理則事無礙  
公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善則曰某不及

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處之禍福之來非所惑也

君子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談益善矣

處己以難處人以易則無往而不服

君子業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也

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凡人語其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至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佳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雖最年少獨未嘗往焉李數召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然公處不失和李莫得致怨同時諸公莫不被凌詭而獨未嘗侵公也公曰以誠待之耳

已上出名賢遺範錄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出東軒筆錄

公曰君子言欲孫而行欲嚴蓋不孫則召禍不嚴則受侮孔子曰吾執御乎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此雖遜何傷也若言媚寵則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蓋恐傷乎行也不得不厲爾後世君子言之不孫者多矣於行則未必嚴也

問人之治身何者爲先人之所戒何者爲急公言易曰閑邪存其誠孔子曰思無邪則是人之治身以誠爲本而所戒者以邪爲

急蓋正心誠意而行乎正則動容舉措無非正也正之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爲正人也苟不正心誠意而存乎邪則形容動作亦皆不正充于四體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爲邪人也至於國之興亡亦以正與不正況于人乎

並出節

孝先生語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出澠水燕談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荅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



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訐

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

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

武襄首造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並出韓魏公別錄

鄒公浩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

厭非所以為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平時徐

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家學蓋魏公之後

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

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

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

千古萬今使不盡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

而後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

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

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闕茸為寬大，胥失之矣。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已上出晁氏客語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官鑰，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眾賓聚首言道卿被罪，葉揖而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眾賓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出和氏談選

給事中徐禧歿於王事，朝廷錄其子弟十餘人，以弟祕為太廟齋郎，祕自陳願閣此恩，以待兄有嫡孫，日推授，朝廷嘉而許之，祕為太學生，有聲名，而孝悌廉退之行又如此。

長安隱士曰：高繹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朝廷欲命以官。

固辭歸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財，閉門讀書而已。並出文昌雜錄

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名？惟在養其高致爾，庶以此言如佩韋弦也。出師友談紀

仕學規範卷第十一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  
 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  
 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  
 今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  
 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譬如人  
 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  
 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  
 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

仕學規範卷第十二

行已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  
 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  
 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  
 今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  
 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譬如人  
 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  
 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  
 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



中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植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不勇與月攘一雞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曾本此下註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曰矜夸爲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天下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夸心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已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已之私則見理矣曰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其如此只爲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著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曰有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底病人却別有病處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耶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



服之。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已上出上蔡語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己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洪毅。人須能洪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

云。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已上出龜山語錄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



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

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烏乎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溫公入相元祐薦劉器之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范忠宣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种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



治詰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詰尚停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

田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宜簡公姪也其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全者教授潁川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一日報上召志全承君爲之喜又一日報志全賜對承君益喜監門法不許出志全亦不來久之志全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全矣志全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淩絲之句爲鄒志全發也客言於志全志全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

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絕也取告見之間志全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志全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

聲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上益

相信而後言貴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旣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

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

劉氏爲皇后承君語諸子曰志全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

全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途承君喜甚亟往志全具言諫廢立

皇后時某之言戇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復

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

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全承君相留三日臨別志全出涕承君

正色責曰使志全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

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志全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爲淮陽土神云

范魯公誠子孫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于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克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

苟不謹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從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遽蔭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恭惟

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孫戒

已上出邵氏聞見前錄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兒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



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於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為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並出邵氏聞見後錄

仕學規範卷第十二

仕學規範卷第十三

行已

龜山先生教黃用和緩云富鄭公言士大夫須有崇深氣象所謂崇深豈非欲自尊大而使之不可測耶曰崇則尊嚴深則不淺露黃以為深中其病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許少伊語林季仲大凡做事著力不在面皮上已上出步里客談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恩溫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右康衡所上疏元城先生嘗稱之曰君子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廢言



故言之可取者。君子不廢之。此語亦可以為座右銘。出懶真子錄

陵記善錄

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榮惡辱之心則同。縉紳謂市道為可羞者。將以名節勝之耳。學問所以求為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棄名節而竊學問文章之稱。是猶立糞土為墻屋。以丹堊飾之。而遊居寢卧其下。其不為覆壓則幸而已矣。公名云富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使福可為而禍可去。猶不當少貶以就。況命本於天。決非人力所能增損。而相時射利者。自以為計得。豈非惑歟。吾見其徒為此紛紛也。出龍溪文集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也。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敗。貪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為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

勉強為善勝於因循為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

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蹙行險途者畏而謹故徐步則不跌

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為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以眾資己者心逸而事濟以己禦眾者心勞而怨聚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兄弟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駿走坂雖

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貪

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為己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

曰不可飢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是甘於自殺也然

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

可窒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

不可以馭下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天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則正身身端



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入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

行四通八達之衢者不迷。思大公至正之道者不惑。

蠻夷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詐欺。而可以誠達。況

涉世與人為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屈已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

有限之器。投之則滿。盈則溢。太虛之空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

如何耳。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人喜與之親。

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為中傷。

內不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

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人其欺我乎。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

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謹術不可不謹也

誠無悔怨無恕和無仇忍無辱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君子已上

出省心雜言

人欲常和豫使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慊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為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聖賢之言為不安也吾少從陝州一老先生樂君嘉問學樂君好舉東漢延篤書語入曰篤云吾昧爽梳櫛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且之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誦詠南軒百家眾氏投閒而作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自於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

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固自謂有得於篤者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難百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於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於君親則必不能無愧上下之交苟免此四者未有不休休然者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為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於納平生誥勅以保之文忠不知也中歲嘗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且自數之每興一善念為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內每興一不善念為一不善事則投一黑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後黑豆漸少久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為善亦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全。顧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學，學術不可不正，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景、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李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已上出石林避暑錄

一士夫遠自江浙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然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

生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或問：不幸與小人處，如何？先生曰：常自點檢。

或問：人有謗已，辯之則愈謗，不辯則有所不甘，當如何？曰：無愧此心足矣。辯之固不足，不甘只是所養未至。

或問：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此豈無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爲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



漸涵養覺大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

此士所合為者浦語錄出橫

為善者常受福為利者常受禍心安為福心勞為禍

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

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

歟

窮達繫道之興廢不為己之貴賤故有道之士處窮而不悶

范文正公歸姑蘇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前輩長厚大抵如此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

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謹其獨

富鄭公年八大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

人乎

喜逆己之言則怨消於冥冥惡逆己之言則禍成於不測

士大夫以氣為主氣一不振則阿匱苟容無不為矣浦日出橫

仕學規範卷第十三



仕學規範卷第十四

涖官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又為賊所劫。捕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贓伏已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贓閱之。因召王又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邪。又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訴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為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出太祖朝名臣傳

武節使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覆顧視。不買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

見范一



者搜管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即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如神明都下清肅沈恭惠公倫建隆三年遷給事中賜金紫為陝西轉運使乾德中蜀平以倫為計度制度使先是大將軍王全斌崔彥進等入成都也皆厚培歛民家玉帛子女泊倫至獨居佛寺蔬食而已及受代歸闕篋中唯圖書數卷太祖廉知之故貶全斌等擢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並出太宗朝名臣傳

柳開仲塗太宗特擢為右贊善大夫及征河東命從駕督楚泗八州運糧會盜起常潤選知常州至則遣人招諭羣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出私錢為賞解衣賜賊帥置之左右或曰寇不可近開曰彼失所則盜得其所乃吾民也始懼死而我親

愛之出其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半歲境內悉寧命知環州是州與吐蕃接境州人與蕃中貿易悉自制衡量增減其直以與之或戎人有訟官司又不之理以故戎境多怨開至一其價直民欺戎人者罪之部落翕然歸向未幾移汾州時調民輦送趣環慶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詣州號訴且曰力不逮願就死矣開亟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能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

陳諫議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鄰邑強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遏之弊水利均及眾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召而諭之貧無以具者給貲為助



至道初姑蘇水災民饑亟召省華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則復流民數千戶殍者悉瘞埋之詔書褒美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峙芻茭者將圖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詹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堤數不及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士衆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太宗善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王刑部濟爲漳州龍溪主簿時福建諸郡輸鶴翎爲箭羽旣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尤急民甚苦之濟輒以便宜諭部民用鷺翎代之因附驛奏裁詔可其請施行旁郡民咸便之屬歲旱而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大姓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愆亢之患汀州以銀冶事爭訟踰十年不盡凡連逮數百人繫獄轉運使命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從坐者數人而已

邵諫議曄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不曉理道部民李助十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于死曄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願劾其實全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獎也面賜緋魚錢五萬命有司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後知廣州城瀕海每蕃舶及岸常苦颶風曄鑿內壕通舟颶不爲害及遇疾吏民蕃賈詣佛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多灑泣焉



李刺史繼昌性謹厚所至以寬柔爲治衆頗懷之任峽路日與上官正聯職正嚴忍好殺嘗有縣胥護送芻糧地遠後時而至正令曳出斬之繼昌徐爲慰解卒貸焉其當死救護而免者頗衆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羗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三紀知節曰羗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蕃落感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監院井久不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沒家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爲額會知益州宋太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自乾德平蜀後歲貢羅綺動逾萬計籍里民補牙校部舟運歷三峽而下沈覆殆半破產不能償州民深以爲患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爲一綱以二人主之三載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敗事者蜀人賴焉

王侍中嗣宗知邠州郡城東有廟曰靈應公旁有山穴羣狐處焉

妖巫挾之爲人禍福風俗尤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家語言

爲之諱狐嗣宗燠而逐之盡塞其穴淫祀遂息已上出真宗朝名臣傳

李集賢行簡在蜀時富民陳子美者繼母詐爲父書逐出之累訴

不得直轉運檄行簡劾正其事及代還子美乃遣以黃金五百

兩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

王文穆公欽若遷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上疏請盡蠲天下

宿負以廣恩澤乃自乾德至咸平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

千餘人

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檢兵甲公事初馬氏暴斂州人

出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屋稅絹又牛歲

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一切除之又民輸茶初



以九斤爲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以十三斤半爲定制。又度湖湘山田。可以蒔禾。而民情不墾。耕乃下。今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墾之。會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爲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馬忠肅公亮以殿中丞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擢知濮州。徙福建轉運。同提點刑獄。時初置提點刑獄。亮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亮爲西川轉運使。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萬。代還。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人共

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法。豈法意邪。乃批其案。悉貸之。

寇密學。城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邪。城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旣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李龍圖紘知磁州。部有宋平者。參知政事陳堯佐妻黨也。貪橫不法。紘首案其姦。賊而竄逐之。部中爲之肅然。

陳刑部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筦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儻視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已上出宗朝名臣傳



仕學規範卷第十四

李給事賀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東南歲漕米京師置軍將大將隸  
 發運司部糧而江南多物產利於商販常賂三司吏以求善地  
 以故不能均而貧者多盜官糧賀乃籍諸州所出物厚薄為三  
 等較其功過下泗州預定當運之地於是人知賞罰而絕干求  
 之敝是歲增漕米一百七十萬降詔獎諭蘇州水壞太湖外塘  
 又海旁支渠堙塞廢民耕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塘事  
 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  
 歲出苗租三十萬塘成特遷刑部郎中  
 宋宣獻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而稽期未  
 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人覈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

仕學規範卷第十五

涖官

李給事賀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東南歲漕米京師置軍將大將隸  
 發運司部糧而江南多物產利於商販常賂三司吏以求善地  
 以故不能均而貧者多盜官糧賀乃籍諸州所出物厚薄為三  
 等較其功過下泗州預定當運之地於是人知賞罰而絕干求  
 之敝是歲增漕米一百七十萬降詔獎諭蘇州水壞太湖外塘  
 又海旁支渠堙塞廢民耕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塘事  
 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  
 歲出苗租三十萬塘成特遷刑部郎中  
 宋宣獻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而稽期未  
 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人覈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



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燕禮部肅權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州郡不敢上讞，而冤獄常多。肅建請諸獄疑皆聽讞，讞而不當者，官吏皆不坐，自是全活者甚衆。

王忠穆公駿徙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時季良方貴用事，有司莫敢忤其意，駿獨執不可，曰：與民競利，非國體也。他日，上見勞之，曰：官市交引，賴卿力言罷之，甚善。知益州，會戎卒有夜焚營，脅軍校爲亂者，駿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爲政有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司馬待制池歷睦州，建德益州，郫縣尉，蜀人妄言戎兵叛，又傳蠻

人將入寇，富室急產金玉，逃山谷間。縣令閻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上元，乃張燈作樂，縱民游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州光山縣。頃之大內火，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至，乃更與民自爲期。日過期不輸者罪之。時盛度謫守光州，聞之怒甚。旣而光山民輸竹爲諸縣先，度喜薦於朝。范給事諷通判淄州，是歲春大旱，六月始民乏種食，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即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是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



非盜也邪。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韓文忠公億知洋州。里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歷訴於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億爲索舊牘視之。獨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出。乳醫示之。衆亡以爲辭。寃遂辨。

呂文靖公夷簡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爲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建宮觀京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至有死者。則以爲亡命。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挽運。宜須河流通易。以兵卒送之。他日真宗

謂曰。觀卿所奏。知有愛民憂國之心。

陳文惠公堯佐就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州去京師七千里。民俗僻陋。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人率以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爲鱷魚所噬。堯佐以爲昔韓愈患鱷之害。以文投谿中。而鱷爲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兪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

王待制質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文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



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還判尚書刑部。南曹出知蔡州。人歲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荆南。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嫁。旣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李太傅若谷知常州。宜興縣歲市湖沃茶數十萬斤。舊以稅錢多數爲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其數。若谷因爲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荆南府。王蒙正爲駐泊都監。倚太后姻。故多不法。若谷屢繩之。監司佑蒙正奏徙若谷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即投湖中。沒其尸。及捕獲

多蒙讞得減死。黥配他州。旣而復逃歸。爲患滋甚。若谷潛使人禽致之。條前後殺人狀磔于市。繇是湖中盜息。

鄭文肅公戩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相度緩急。折爲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旣至則斤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爲言。歲減二十餘萬。又罷括糴之法。勸邊民積粟。

張文孝公觀徙澶州。河啗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也。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黥鈐者不可勝計。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病者輒屏去親愛。



其醫藥飲食一聽於神以故饑渴死者不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朝廷因下令江浙以南悉禁絕之郎刑部簡知袁州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贅壻偽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案曰此爾婦翁書邪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贅壻遂伏罪

尹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杜正獻公衍又徙永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於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菑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十六七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每內降與恩澤者積十數面納上前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寔不說

吳正肅公育徙蔡州設保伍法以檢制盜賊是時京師謠言妖人數千在蔡州詔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則請以巡檢兵趨確山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請留勿往此特鄉民依浮圖法相聚耳可走一介召之則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奈何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數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而告者遂伏辜

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劉觀文沆出知衡州大姓尹氏者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



子幼乃偽爲買券及鄰人死逐其子二十年不得直沉至子又出訴尹氏持積歲所收戶抄爲驗沉曰若田千頃戶抄豈特收于此乎又問其始爲券時嘗問他鄰乎其人固多在尹氏不能對遂伏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爲禁俗之習爲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人始用醫藥病者更得活以太常博士通判荆南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曹龍圖穎叔通判儀州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人有疾者不事醫藥而專祈神穎叔移所部悉禁淫祠奏以方書頒之爲陝西都轉運使兩川和買絹以給陝西軍衣而逮人苦於斂重穎叔

請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坐庫收市之遂紓兩川之患

魏吏部瓘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採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瓘捕送于州州將依違不爲決而瓘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壽州知隨安州徙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嶮峒婦人緣逋責沒邕州爲庸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鋹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獨未除瓘爲除其稅

包孝肅公拯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半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即命大開衙門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

不敢欺

已上出臣傳







采識量宏偉。臨事不見憂喜之色。仁宗方選用大臣。以理天下之務。至琦爲相。倚任尤至。琦因得選勅羣司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其所建明。顧義如何。不私於已。輕財好施。家無留資。折節下士。无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苟公論所與。雖素所不悅。必收用之。故終琦之去。得入爲多。卒之天下晏然。百姓遂寧。刑罰衰止。衣食滋殖。琦之力也。後之論賢相。必稽焉。蓋其所自立。凜乎有大臣之風矣。

王光祿罕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幸免。罕召父老。列其田高下爲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曰。某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知潤州。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年利箭羽。下東南諸州。調發若星火。其直踊貴。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州盡括所有。倍時直。而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

之。皆詣轉運使。願得如常州法。

李光祿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入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曾宣靖公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開田鑑湖旁。湖溢常害田。公亮即曹娥江隄。疏爲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王給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隄。盜乘間切發。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旦悉禽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擢京東轉運使。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其財物。往往陰殺之。以病死。舉元奏請舉官監島。而立賞罰。禁專殺者。自是多所全活。

李尚書允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中。而以自經爲解者。允曰。投井故不自經。自經豈復能投井。必更有受財者。故使



不承爾已而案吏果然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隴縣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獲果乃殺其人而縱火爾

歐陽文忠公脩秉政時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

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婬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

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

使誰當已上出神宗朝名臣

程修撰師孟知吉州吉水縣以戢吏聞累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吏

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有警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治渝州夷不敢復爲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發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至民斃矣趣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岢嵐火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民饑則竄境外師孟奏出度牒募民入粟置倉以備荒政並汾晉與諸州山谷水可灌田者悉相其地醜爲渠除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知洪州積石爲堤捍江浚豫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民無水患

劉舍人放治曹州曹素多盜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放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擾歲中盜賊衰息

李龍圖肅之知慶州既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至數月徙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震數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



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爲囿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流移又爲芟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 帝嘉之遣中使勞問賜茶藥

李龍圖常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發運使楊佐欲薦改官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改大理寺丞又徙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吏迹捕及門禽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孫觀使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竒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除知蘇州監倉官鄭伋倚宰臣爲姦覺至以伋屬吏按治不少貸徙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覺裁爲中法

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十五徙徐州徐多盜嘗有五盜殺人而乙僅勝衣訊之云遇甲于途甲以四尺挺授我半夜持我東使候諸門他不與知也覺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惻然請誅其首如乙者宥之遂爲例

趙懿簡公瞻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圭田修黻舍鄰邑之士裹糧而至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呂龍圖公孺就知河陽洛口役兵千餘人憚役不稟令排關不得入西趨河橋其徒有來告者諸將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亡命窮之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乘馬東出令牙兵數人前諭曰爾輩久役固當還然有不稟令之罪若復度橋則罪加重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衆皆請罪索其爲首并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語洛口官曰如尚敢偃蹇



者即斬之。衆帖然不敢動。乃自劾不俟命。詔釋之。

陳正議述古入爲三司戶部判官。故事。吏案經使副裁決。判官無所可否。述古至。事無巨細。擇可書者書之。不詭隨也。出爲京東轉運使。時執政帥青鄆。事有不治。部使者莫敢問。述古曰。豈以大臣廢朝廷法。繩治如列郡。一道肅然。

曾資政孝寬以選知開封府咸平縣。歲饑。冬苦雨傷麥。民詣府訴。府以妄訴杖之。孝寬爲自視田。辨其不誣。得蠲歲租。

王通議端知襄邑縣。有鬻犢於市者。或執以爲盜。詰之不服。端命取兩家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有禁卒遠戍亡歸。爲捕者所得。端詰之。自言母老不勝子母情。端曰。此自首也。法當原。卒免死。嘉祐赦。敕服綠。十五年者改緋。端曰。公卿子率樞櫛得官。未嘗從事。而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泣事日始。遂著爲

令

滕章敬公元發復爲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郡學生食不給。民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甫曰。學無糧。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淮南京東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旤汝矣。吾得城外廢營。欲爲蓆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竈器用皆具。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苗待制時中。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請。疏導。溉民田。爲利甚博。邑人謂苗公河。爲潞州司法參軍。鞫囚獄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詰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守悟。卒從其議。遷桂州。臨桂令。爲司農寺丞。體量梓州路。



常平役法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時中未嘗以語入人亦莫知時中薦也

魯冀州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為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葵薦有開有古循吏風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入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眾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決而雨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方平悉收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李密學承之調安州司理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自

斷可也若下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

高通議賦衢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與人忿爭輒毒之賦守衢命捕繫治伏辜者數人毒蠱遂絕其守唐也土曠民寡稅入至薄賦至郡取圖籍考之自唐乾元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之亂及本朝承平久纔

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乃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兩河流移之民計口與田比賦罷歸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隄四十有四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鬪既而為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訊鞫輒服邑人皆稱



神明為江陵府石首令。縣多水患，隄成屢圯。麟教民壘石以禦之。至今獲其利，號謝公隄。

韓殿撰宗師知河中府，為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為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緩急為之期會，民不勞而事集。

杜修撰紘少強於學問，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移洛州永年縣令。歲饑，民將徙，畀印券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之。於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之，皆先期而償。已上出哲宗朝名臣傳

仕學規範卷第十六

仕學規範卷第十七

泣官

馬待制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寨主，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地狹，徒隸猥眾，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太責數，慶惶恐去，即日自縊死。默為奏請，更定配海島法，凡二十條，自是多全活者。

范開府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蘇司空頌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為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詞頭復下，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



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神宗  
召對面諭之。不從。退而抗章不已。遂落知制誥歸班。而定命亦  
寢。

蘇文忠公軾。徙知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于濟。南溢  
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屨杖策。躬率兵夫築長堤。  
起戲馬臺。屬於城。水至堤下。不能為害。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  
城不沒者三板。軾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

吳觀使師禮。知揚州天長縣。嘗言近民無若為邑。政貴德化。刑以  
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  
幾矣。用是為治。邑人便之。

張殿撰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在諫垣七日。所上六十餘章。言皆剴  
切。

河郡王執中。知秀州海鹽縣。建鄉校。擇子弟入學。親為講說。又作  
堤以捍海。置閘以瀦水。邑人賴之。

任提官伯雨。知開封府雍丘縣。枕汴流。漕運上下。盜竊擾人無  
虛夕。未有獲者。伯雨知其故。廼下令綱運不得宿境內。不從者  
斷其纜。趨京師者。督護以出境。自是外戶不閉。

蔣待制靜。調湖州長興尉。獲盜數十人。悉貸遣之。謂曰。吾不利汝。  
以希賞。汝亦無得為盜。盜感泣。後皆為良民。移饒州安仁令。江  
南俗信巫。病不餌藥。靜力禁之。遂革其俗。

河待制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姑溪之上。民  
用按堵。邑有廣濟圩。為田千餘頃。夏潦隄將決。述度地形。別為  
長隄。橫亘于中外。隄潰。賴之得其半。自是地圩多法焉。知宣州  
寧國縣。鄰邑富民有田訟。更二十獄不決。漕司委直之。述折衷。



于頃刻閒

任龍圖諒除京畿路提點刑獄移京東西路梁山灤眾流所匯漁其中者舊無名籍肆為姦偷不可搜剔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有籍不得輒入屬縣地犬牙其間者鑿石為表盜發不得抵讞違地界故微捕尤力盜不得起郡邑屢以獄空告

种忠憲公師道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耶汝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驩舞畫其象祠之

劉通奉幹調豐城尉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幹曰此饑民救死耳率豪右出穀賑卹之存活者甚眾盜亦戢

唐觀文恪調彬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於桎梏自

誣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今日尸終不獲將為君累奈何恪曰某為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野次夜若有告者且以物色求之果得尸已乃獲真盜一邑敬服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年改宣德郎知太原府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椎埋為姦至累歲不輸賦吏不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且泣曰始愚不知坐迷至此願自新死不敢易即日盡輸積逋痛折節為善悉遣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役居一縣先又推所有以濟貧餓遂為鄉里長者

已上出欽宗朝名臣傳

王安簡公舉正在經筵二年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之意

陳恕為三司使上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



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趙清獻公抃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鐵面御史」。王懿敏公素大丞相且之子，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憲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眾皆引去，公力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鷄。

承議郎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曰：「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空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太宗怒而起，準遽以手引赭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上嘉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鄭公。」

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御史體。

歐陽文忠公脩歷典大郡，以靜鎮為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

中書舍人曾鞏歷知齊襄洪福明亳州，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

天章閣待制許元為發運使，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石，而常餘百萬。

觀範卷十七



以備非常方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以此希寵

中大夫魯有開知確山縣獨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乃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蔡薦有開有古循吏風

劉主客立之守官不爲勢牽不爲利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偕通判朱正辭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嘆服共薦之祠部郎中強至當朝廷繕脩政事士大夫爭出頭角言利害得失其敝多文具亡實公獨怡然自處謹守繩墨一脩職事曰是足以副朝廷核實之意矣

端明殿學士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

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同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脩管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吏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不見此禮至今矣

趙清獻公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仕學規範卷第十七

李公... 公曰... 不... 吏... 卿... 賦... 所... 軍...

仕學規範卷第十八

涖官

薛簡肅公奎為隰州軍事推官。民嘗聚博僧舍者。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啓戶踐血汙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州。考訊引伏。奎獨疑之。使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屠販盜竊。而督賞者三分之二。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克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以其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自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



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公之仁恩  
浹於一境之內矣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通議大夫王端知襄邑縣有鬻牛犢於市者或執以為盜詰之不  
服端命各取犢母雜寘庭下犢走從之盜遂服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者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為  
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赴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  
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徽者屏逐之罕至嫗又出言雖  
雜亂無次時有可曉者乃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  
妾所逐家資妾盡據之屢訴於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直  
其事盡以家資還之吏服其能察冤

張文定公齊賢 真宗時為相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  
又因入官自理於 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吏

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  
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狀結實乃召兩吏趨徙其家  
令甲家入乙家乙家入甲家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  
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固知非卿莫能定者已上出皇

朝名臣四  
科事實

天章閣待制許元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  
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  
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今可也竟不能詰由是  
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端明殿學士蘇軾知杭州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  
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賜僧度牒三百易米以救饑  
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又作饘粥藥



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糴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蘇耆爲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甚衆京西轉運司亦無可以爲賑洛陽守移書耆求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爲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鄙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卹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卹耶曰苟有饋運耆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

廷甚嘉之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勝斛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如此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今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中書舍人曾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摠得十五萬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



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蓋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大爲粥食之饑民聚而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

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皆曰何不奏請于上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朝廷雖有恤民之意亦無及矣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李諫議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



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旣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

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二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虜獲利乎？虜鹽益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

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

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

唐質肅公介爲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僦錢。公引唐稅間架事罷之。

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知歙縣。初縣產金以代賦。後金盡而輸賦如初。紘因奏罷之。

包孝肅公拯爲三司戶部副使。奏罷秦隴所科谷務材木數十萬。及七州所賦河椿竹索十萬。民皆便之。

劉主客立之守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

馬忠肅公亮爲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



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負二百餘萬

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仕學規範卷第十八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仕學規範卷第十九

涖官

端明殿學士蘇軾監官告院攝開封推官會上元有 言市泚

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 言罷

朱中散壽昌使湖南會有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興作公至

則言州近蠻金若大發蠻必出爭自此邊境多事矣即金不發

徒廢民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

歐陽文忠公脩知制誥使河外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

路嗟怨公奏罷數十事以寬民力

陝西轉運司言民間以官糟造醋頗有遺利乃置務於永興泰坊

等州宰相王曾曰推醋之法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今以經費

之廣未能省出若復官自造醋尤以侵民 上曰此豈可施



行耶其亟罷之

陳文惠公堯佐爲河東轉運使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

資政殿學士曾孝寬知開封府咸平縣歲饑宿麥病于冬雨民訴于府府以安杖之孝寬爲詣田取病麥辨之得蠲其租

侍郎陳希亮掌三司戶部管院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

呂諫議公綽知鄭州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言近歲籍牛爲產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嘆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爲此爾遽表除之

許元初爲發運判官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水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爲姦一日元至船塢命拽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爲定額京師置雜買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幹當內門內臣故爲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官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爲然其事至今行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大名府城安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夫...卷十九  
种世衡知武功縣有所呼追不使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皆如期而到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爲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手力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録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逆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年十六已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旣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懼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

知制誥韓琮嘗爲契丹館伴使虜人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琮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虜使慙不復言

中書舍人曾鞏知齊州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典急追捕且開人言故盜發輒得

王武恭德用初爲邢洺磁相巡檢劇賊張洪霸聚黨剽掠吏不能捕者數年德用至伺賊所在令銳士衷甲載輶車爲婦人服盛飾以誘之過邯鄲果來襲銳士奮起盡擒之

國朝言水利者惟乾州刺史張綸爲有積效天禧末爲江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歲租米六十萬斛開長蘆西河以除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河長堤二百里旁錮爲距分十闔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久廢不治與范希文經畫脩復之



遂命兼知泰州堰城租戶二千六百州人爲立生祠

范文正公仲淹知蘇州地瀕震澤田多水潦仲淹募游手日給糧七升而三分以二贖其家親程工役卒疏五河道積水入海司封員外郎許逖知興元府大脩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躬率工徒治木石墜傷其左足君亦不懈堰成歲穀大豐

通泰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仲淹監西溪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堤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爲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綸兼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堤成民至于

今享其利興化之民以范爲姓

王冀公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

因識其名秩滿見擢爲朝官

陳晉公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至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爲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征嶺南爲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絕



仰給者數萬人。雖丁夫負擔無有關者。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

張呆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眾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眾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整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鄜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

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閣門祇候。皆號能吏。

戚密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箠梃絙索。比他邑數倍。民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汝暫歸。祀其先。櫛沐蟣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仕學規範卷第十九







